

續平縣志卷之六

文志

載道以文言志以詩文尚應屬詩是新奇無裨  
風化大雅所譏茲編所載政德是實志要文

宋

騎立山龍堂祀

乾德四年

置碑石 碑

穰之西北隅亂峯嶰開東距嵩嶽西接商於回干  
餘里層巒疊嶂不可勝紀其秀出者惟騎立山焉

其山岩巖嶙峋巖然勢孤望之宛如騎立因而爲  
名山有三池一在山頂一在山腹一在山足其上  
中二池非惟鳥道懸絕而復有毒蛇猛獸衛之人  
莫能到其下一池若遇歲旱民往挹其水而禱之  
皇上御宇之元年命太尉侍中清河公鎮於是邦  
公卽周室之戚里公素高職策廟有政術嘗董禁  
旅虜爲良將南擊淮襄削平賊孽若疾風之驅敗  
葉克清千里江表於是欵附如烈火之蕪秋毫斬

獲萬計塞幕爲之震懾由是四海知名又連殿東  
郡漣泉壁田三鎮政成功高首出羣后民懷其德  
道路詠歌其殊勲大略藏在盟府史策有光及仗  
鉞居此令聞日新博施有加去吏之耗蠹均民之  
勞逸不數月而化行不周星而俗阜鄧民愛之如  
慈父母而又善騎射李猿臂之明律厯張平子之  
好莊老尤重儒術公退嘗與諸從事追隨燕遊凡  
酒酣樂闋或論元言或聯律句雖鴻儒博學往往

折角當時翕然稱爲賢侯膺穰七載然歲皆旱嘗遣人詣騎立山請水水至之日公率官屬適野遠迎虔潔如在焚香致拜朝晡無停皆不踰旬浹而致霽霑地財未嘗有所損也自是千里之內七歲之間無饑殍無旱災無不獲之虞實池水之靈公之至誠所感也與夫徙市曝庭闔陽門闢元戶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公一日與諸從事言曰騎立山之靈觀可稱稀代之事也三農實賴之苟不興廟

貌何以慰民心爲政之缺莫甚於此於是自撤清  
俸取梓材選良匠板幹圻墁斧斤繪塑泥瓦而至  
月餘而畢金鋪綺疏棟梁楹桷虹盤夔扇輪奐聿  
興於是廟貌崇民心亦愜矣嗟夫變旱苗成嘉穀  
神之施也如彼闕籩谷隆廟食公之報也如此其  
濟其美莫之與京嘗試論之嶽瀆之封以其崇峻  
深大故列王公之位享簠簋之薦報其及民之惠  
也卽我騎立山不在其後焉猗與善建之績不朽

之名典策垂休烝嘗是永雄辱爲公之從事十有  
三年矣文學淺深亦盡知之矣一旦以斯記見屬  
故不敢竊多溢之美惟冀伸無愧之辭稟命揮毫  
直書其事所恨傾蠡楫渤海折捶量穹蒼不足以  
褒揚神之功不足以發揮公之德謹叙其實勒於  
翠珉垂之來代永遠彌芳

元

重修三潭廟記

郎中李允魯翀

南陽北境之山東嵩西華綿亘數千里至嶺之西  
北五峯突起曰五朵山其一挺出衆峯之間者曰  
騎立山源湧其上三注而成湫一山頂再山脊三  
則山之趾故民俗有三潭之目其頂人跡幾至有  
司卽其趾築祠大旱則詣潭請水未有不應先屬  
鄧之穰宋乾德間武勝軍節度觀察使張永德涖  
鄧凡數十年禱輒澍始創湫祠熙甯十年以鄧守  
劉忱奏封嘉顯侯崇甯三年賜廟額曰普潤金卽

古陽館鎮立縣曰鎮平至我朝因之秦定二年夏  
久不雨主簿李昱率衆步謁湫水至縣集禱密雲  
聚散者數日於是昱謂衆曰始吾見其廟宇神像  
摧腐剥落意欲修飾方有所請言未敢白神之鬱  
鬱未濡甘澤者豈坐是耶遂與衆輸情致禱俄而  
風作雲合雨大霑足秋遂豐熟造中潭報謝召募  
工役率衆出財以佐其事廟貌神容之在中下潭  
者煥然完備余惟有功於民則祀之山川能興雲



致兩其大者天子所以望秩其小者得祀於方土  
之臣固其宜也守是土者牧是民也不慎其職以  
憂其憂五尺童子未易言也而况神乎李君名昱  
字明甫主鎮平簿其令久缺政由已出能憂其民  
而勤其神蓋良有司也

明

重修儒學記

詒畝張

祥吉水人

鎮平古陽館鎮也學在城之中元至元初縣令李

炳嘗修葺之我朝仍其制歲更月易寢以傾圯今  
聖天子君臨海宇十有八年西昌劉侯勲以進士  
來令是邑首謁學宮顧瞻徘徊志欲作興會學論  
劉惟膺暨邑致仕者舊亦以學宮隘僻科目乏才  
宜於改作爲請侯俞之庀材僦工諏日興事自禮  
殿賢廡至戟門櫺星各廣其規講堂齋舍至饌室  
庖滷咸備其制前闢通衢後憑高山規摹宏遠氣  
象尊嚴誠可以圖人遠而非苟且因襲者比厥功

既竣祥以使命至因命記之竊惟有司之職在於  
安民教民而已然不可以偏廢也而行之有序焉  
蓋安民而後教可施教行而後才可興余聞侯甫  
下車慮民未安卽廣城隍而高深之誠有得於安  
民之道矣茲復新學校以作興之謂非有得於教  
民之道乎教民之道惟昔常袞行於閩文翁舉於  
蜀迨今二藩人才相望輩出有鄒魯風而二公名  
香簡冊廟祀其地亦無窮矣鎮平爲中州之域二

程夫子道化在人未墜是賴賢有司以作興之安知其將來人才之出不埒於閩蜀哉而侯以英偉之年勤慎有爲類若此又安知其將來名位不埒於二公哉庸書此記之

監生張達修學記

舒諱王鴻漸

南陽人

儒學之在鎮平者成化間知縣劉勳恢制改作自後無有繼緝之者邇年饑饉相仍民不堪命間有欲修而民弗暇者嘉靖庚寅縣尹石君達來就困

斃之民躬苦節儉日夜思所以救甯之釋奠之餘  
與學諭何君曰學校首政之地也而君此子爲我  
殫力造士而吾念不及如多士何何君曰歲且薦  
饑正稅不已而又興作如吾民河太學生張君達  
聞之奮然而起曰侯勞於民事而憂先於士師躬  
率士教而憫及於民吾力足以任之而坐視弗顧  
如吾心何於是捐私帑之積以身董其役尹暨論  
聞之躍然而喜曰有士好義若此吾事不足治矣

逸具以告郡侯楊公及巡撫諸司守巡皆義之遂  
命興作卜日庀工羣力畢舉先事文廟廟舊卑隘  
崇臺四尺而隆其宇次及兩廡易七楹爲九次戟  
門又次櫺星門皆拓舊而新之廟左建尊經閣右  
建制書閣廣以月臺繚以垣牆丹雘炳煥聿然一  
新庖滷器用無不備具始於庚寅四月八日越明  
年十月工竣民不役官官不廢政而神妥其靈士  
宇厥居庠生王憲等念君之功遣幣走廬及蘇請

余記余曰美哉是役也有三慶焉不可以弗記夫  
人心有必不容已者而病於時於事必逆於民必  
傷言政而不言教俗吏之守也欲教民先傷民搥  
楚之政也鞭笞敲扑以浚其財束縛拘囚以竭其  
力而曰吾將教爾是割其肉而衣之以文繡也教  
其行乎諸司百執事欲訓乎士而先憂乎民仁心  
也故君以義舉而應聲爲之響然人心同也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下好義而後仁者之事終

吾爲諸司百執事慶民力未勝而有司者將徐爲  
日積月累之圖師雖善教弟子雖願學情散而不  
收教尼而不行是工不居肆而責之成也不亦難  
乎今君一義舉而士皆安居樂業忻然有維新之  
志成材出矣吾爲學師多士慶且民之私其財貨  
者求其出錙銖以急君上之輸雖刑威勢迫甯死  
忍弗與及縱耳目之欲極聲色之好則用如泥沙  
畧不之恤身罹其咎子孫習其故有覆其家而不



知悔者矣今君之用財不取彼而出此非其識輕  
重乎且身不麗乎學宮而責無與於有司乃能憂  
上之憂而役下之役若此苟充是念以出用於世  
將使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自一念微矣身  
受美名而子孫遺其利不亦善乎吾又爲張君慶  
是一事舉而三慶存焉也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  
所以學不規規於記誦功利之圖將進之聖賢之  
道以成其用世之具此又師與士之所以任也則

吾之爲天下後世慶非記之所能及也嗟夫自予承乏盧陽再遷蘇臺日視民之困而莫與救也視風教之敝莫與回也慨君之義而深有感焉於多士之請又曷可以弗記

重修儒學記

檢討李 人 藜 順陽

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鎮平儒學凡幾興敝矣萬厯戊戌間學久幾敝鎮平縣尹李君幼勲謂是不可以安神靈遂以興復爲己任經營籌度庀材鳩

工民喜趨事不期月而殿廡祠亭齋舍庖厨之類  
以次就續矣教諭孟君應兆與諸生來問記於予  
菴惟國家作人在學校而良有司奉公令布憲條  
不可一日而或後者以教育人材需國家用也茲  
其任顧不鉅且重哉然官師所造者士也士所修  
者道也而道所尊者孔氏而已孔氏之道明且簡  
易五典四教措諸身徵諸天下取於匡主庇民以  
成體用合一之意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人病不求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豈有窮高極遠推之恍惚茫昧之域者而人固  
膠於私欲而不能跂耳夫苟行道而有得則人爲  
純孝出爲大忠見之事業垂之將來雖千百世與  
日月爭光矣此固大儒之全功也豈細故哉國家  
造就多士如此良有司又往往盡心致理如此則  
爾多士可不發奮自勵也哉夫善射者示之的作  
樂者聲之鼓弗鼓弗作弗的弗射是固君子致道

之地也故予願與多士勗之也李君山東壽光人  
秉德清政夙有宏致孟君汴人鄧君睢人敦實勤  
學振發顛蒙其行多可悉錄其工作出納之用皆  
在有司茲不復贅云

重修儒學記

兵科給張維新

曩不佞以事遊清陽得識鴻臚張君應昌者先人  
其宮建義事未嘗不景在誓而慨然興歎蓋一方  
文物端在士人一方士人端在學校學校風化之

關政教之本也朝廷設制夫豈細故顧爲有司錢穀獄囚簿書期會且暮審畫希聲采譽以丐調補何所不周至學校之政不修視如末務而漫漶比比故不佞深羨無位者之建義亦因歎有位者之負乘今歲夏不佞欽承王事如楚事竣過桑邦偶鴻臚君走使抵郵下且以博士吳君大韶周君希夔及闔學梁椿項仕倅應魁劉順之等若干士書具述嶺胡令所爲修學之績若殿若廡若戟門若

序舍梓材陶甃黜堊丹雘燿改觀之狀而師模  
士氣鼓動興起來徵不佞記之毋以不佞曾經其  
地知其學之先事哉嗟乎吾夫子詩禮之廟宗廟  
原美百官自富雖無假於雕技粉飾之功而名教  
樂地得當事者以振作焉宜乎觀宮牆日月之重  
光也不佞誠不文顧所樂聞者是舉也何必備舉  
胡令之興百廢育元元者以徵其賢卽是可謂知  
重本矣雖然尤有本焉斯學也有國者立之有司

者修之莫非期爾博士與士之實學也實學者之本乎自立自修學爲聖賢已也古人忠臣孝子皆由此出是以學就而實用有裨可以豎崇勲峻業吾中原實文獻之區鎮土瘠而俗厚民樸固宜能訓也真材輩出科甲蟬聯將不在於博士與士耶將不在於博士與士耶

重修文昌閣記

侍御李光輝

南陽屬邑鎮平故學東南隅有閣一區祀文昌君



說者謂肖冲霄文木以補巽隙收聚學宮靈秀開  
致青雲其然哉其然哉詢所自則先郡守雷公與  
其令翁君經始云公去郡距今不十數年諸生雖  
齟齬猶故而睹公等所爲閣蓋蕪然圯矣不佞司  
理南陽以吏事道其邑鰓鰓焉思葺前軌不可得  
會孫君知鎮事慨然興利舉廢且曰此非無益作  
也存勝蹟於斯旋地脈於斯興賢材於斯吾將藉  
之以塞吾責者毋論司理公以是望我卽業爲若

輩牧亦何說之辭於是下令用告境內人士卜吉  
鳩工徹舊更始故址卑窪不稱掾度埤封如崇逾  
五丈許尋則引繩正位市材結架縱橫十二楹前  
後重簷飛棟畫角文礎晶晶罔弗備具視昔規模  
氣概巋然什伯麗矣工始於辛卯春二月越六月  
乃竣事費金若干兩皆不藉公帑多所自分常俸  
足以贖緩境內募義人士咸蒸蒸爭協助之闕既  
成鎮平君具禮率諸生復奉文昌君祀焉頃之不

佞再過其邑停軼已曳履躋登仰見晴空  
翠萬里奎斗日月交鑿互運恍惚梯雲航漢直造  
廣寒宮闕進所謂吳剛者揖之徐取天香萬斛拂  
衣袖間迤邐而下俯瞰人世實隔霄壤縹緲蒼茫  
如綺如畫河洛嵩高並峙奇秀須臾照耀先師  
門下引睇南望文峯嵯峨驚天駕霓容護與離二  
烝噓入宮牆泮澤將有神蛟羣騰霖雨八極者不  
佞慨然歎曰奇哉今而後鎮土其有興矣及是歲

秋捷曾生一貫首應之樹赤幟爲諸生先錄平君  
以記請夫國家創學造士本在掄材需用牧宰受  
簡臨雍義當以人事君者有如在事寥寥其謂之  
何將天曹題柱有私而距其上魁邪抑扶輿新瑞  
不欲其地之吐靈邪大都陰陽之氣蜿蜒磅礴於  
九州而萃之中原網緼不久則宜悅不安環護不  
固則靈根不結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夫亦在裁成而輔相之耳昔王子安叙滕王佳

勝君子謂與黃鶴白雲岳陽三醉皆不甚補於世  
教藉令三閣湮廢且起不待時矧爲學校設哉進  
而談之鎮可無問矣四方郡邑有爲弊當革利當  
興得毋閣類乎窮年稽古抱奇不售得毋鎮類乎  
此可爲鎮平君道若曰並告天下爲鎮平者則漫  
也夫邑有可用之才而不曲爲造就責在有司有  
司爲士謀且悉而資明時註吏議責在士士能樹  
高軌崇勲以增閣重而光不朽責在紀事之人可

鍾平縣志 卷之六  
三  
喻之也諸生勗之哉母令不佞媿空言云

義學記

知縣劉勳

學以義名者何也於教誨之中而助其不及者耳如范文正置田恤族謂之義田戴胄積粟備荒謂之義倉鑿井同利者名曰義井累世同居者名曰義門其立名雖異而取義則一也况設學以養蒙而於中助其不給名曰義學不亦可乎鎮平舊有

社學學初未以義名成化壬寅勳來知縣事慨是

邑欲倣古制以軍民王珣等告爭若干頃量爲起  
科收隸社學以延教讀以訓童生會提學僉憲石  
公按臨考選申達准擬遂斟酌舉行地之沃者每  
頃徵糧三石瘠者每頃徵糧一石歲藉其餘以爲  
教讀供給之費此外不限貧富不得再索聽其來  
學學舊卑小至是予乃擴而新之爲學三楹東西  
各有齋門垣庖漏以次而就願豈爲觀美哉蓋古  
者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社學之設卽小

學也。創自朝廷而責成有司，肆用勒其本末於石，使後之同志者相續舉行，則地之入足以給學之費，助人之善爲民者不阻其子弟之向學爲師者不拒其子弟之來學，人材之儲養有實，學校之選舉有地，良法美意雖不敢擬於古而學之得名則庶乎古者義田義倉之遺意也。

學田記

知縣翁金堂

昔子輿氏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說者。



以黜學問知禮義也由學問知禮義士則誠然居  
常無一畝之宮一鍾之人帶索不完羹藜不厭枵  
然而服習聖人恒心固弗爲易其如俯仰何古者  
士出於農農田百畝學而士矣猶不失可耕地以  
故士無待養近世不然四民遷業而惟抱經者斯  
稱士在上者設法養之時猶不給卽如我國家建  
學滿天下簡諸文學弟子廩餼之俸皆習先聖道  
恩至渥已文教日宣士日烝烝向進嗣有增廣附

各員嘉惠無已力則不能皆廩斯不無遺恨也學  
田者廣嘉惠收遺養而俾之俯仰咸給鎮平故無  
學田歲壬申南陽守鳴春暨令躍川始以巴民吳  
朗輩互訟開田兩頃歸之學顧賦不多士未有濟  
近堂籍淫祀得地二區及故令勲所置社學地雖  
非恒產於士林亦嘉惠矣

任天齋說

知縣翁金堂

余初令嗣官屏有屋九楹故令類以棲鳳余視弗

可更詢故則振鷺亦弗可也久思未有以易歲辛  
未恍惚若有聞曰燕喜可哉余惟燕喜在毛詩一  
吉甫一魯侯也吉甫勞國魯侯勤家况則當忠孝  
指斯顏無弗可因顏燕喜勒之雷左無何被命遷  
合浦郡丞未上而歸卧病者一載復得調鎮平令  
大後屏則有燕喜顏也余曉然曰天乎斯可任已  
有規者曰天道良遠子其胡庸於任子不見世通  
顯乎大者掠勲名崇望理繪藻黃虞宴然爲政俗

美次亦階躋緣附躡致青雲猶不失在高位是盡  
假造物哉人定斯有勝也子不善仕播放楚粵間  
且十載子不悔而託之天吾子惑矣余曰爾弗余  
規也夫天道惟遠故令人囿囿則買乎俛乎各趨  
所適期所得中間有得有不得有不得者斯豈  
人力亦造物之眩爾夢者不謂眩而謂天可勝悲  
夫卽如余之去嗣官而合浦也方且沂彭蠡躡梅  
關循番禺道蒼梧僕被林邑洩舟溥桂而後達濠

渤之濱距銅官已四千里距兩河又幾許時如  
謂余當復此令余不信人亦無信者燕喜昔人顏  
此余顏銅官計月日且相直又就掣之機爲朕哉  
是以君子之於天不云可勝不云可恃惟不敢云  
不可任勉爲忠孝而義命之爲俟卽終播放燕喜  
猶然在也規者復曰子言辯矣世通顯者何如余  
曰余弗知也余自爲勿暇也規者去因以任天顏  
齋壁

孟儒人節孝傳

士焦

榮

新野人

孟儒人者乃安昌生員張翼鳳女也貞淑性生弱齡不好嬉戲稍長嫻於禮度戚眷咸稱女學士爲閨閣儀型及笄適孟君諱良玉字崑璧入門後孝孀姑職婦道克勤克儉綾綃不御釵荆裙布宴如也孟君方弱冠卽以遠大自命所憾者豐於才而奮於壽爲二豎所苦孺人奉湯藥惟謹孟君竟溘然而逝孺人擗踊泣血誓以身殉孺人姑劉氏在

堂今日孺人新嘗之苦卽太母已歷之苦蓋太翁亦早逝云太翁諱得賢號紹菴有聲成均自捐館後太母歷困苦險難撫公爲宗祧計豈期夫殞於前子殞於後先後靡依形影相弔慟極不知有生泣對孺人曰汝以身殉似也我當日不爲爾公殉蓋爲爾夫孤是保今孤死正我殉爾公之日我與汝其同殉矣孺人忽輟啼曰婦殉姑亦殉哉婦與姑之事完如公與夫未完之事何婦沈痛憤亂幾

忘之今聽姑言則保孤重姑勿死婦願爲未亡人  
婦有娠已三月倘彼蒼憫孟氏如綫不絕姑與婦  
非枉生公與夫未完之事若完亦可瞑目泉壤矣  
太母驚喜曰果爾我兩人當復爲宗祧計不必更  
言死矣孺人由是節哀事姑菽水惟謹寒窓永夜  
奩鏡蛸棲絳紉之外一無所與且孟氏爲邑巨族  
家門徭役內闕外侮或有乘孀寡而覬覦者太母  
閨閣鬚眉以義以恩準經權爲酬應族黨僉稱太



賢智兼備孺人所以得靜攝存孤者太母之力也。歷數月誕生男。廷詔太母與儒人交慶。宗祧之有托。雖妻其辛楚。擁寒抱暑。所甘心也。公車稍長。而大孝性成。惟母教是率。迨就外傅。每出入太母。必親爲接送。以防小人之陰謀。而孺人時誨之曰。我不知文章。惟聞古賢人君子首重忠孝。他日之忠君。卽今日之孝親。爾其勉之。弱冠入泮。旋食廩。蒙今上恩。拔廷對。稱旨。例授別駕。乃公車則以捧。

毛義檄不如且效萊子舞益緝熙問學其才識品望見而知爲名儒也計孺人苦節迄今四十年真所謂冰雪爲心者事太母生盡孝死盡哀撫遺腹孤俾太母有孫以完太翁身後事孺人豈全一身之節已哉嗟乎余因是而見天之錫報苦節不爽夫常人孕未必男男未必成立成立未必賢且孝今公車賢孝克兼色事志養不能悉述述其大者如孺人疾公車默禱求代而疾遂愈明季之亂邑

八百不存一公車扶母走匿深山腹枵勝劍知有  
母不知有身母子咸無恙且一家完聚謂非大孝  
以致神明之阿護不可今公車鳳毛蔚起孺人有  
孫則瓜綿昌大可卜矣日者公論出學校公是在  
輿情同以孺人大節公車大孝請旌揚以彰教範  
俗院司使者廉其實以上聞奉旨節婦張氏孝子  
孟廷詔志行與典例相合均應立坊旌表以勸將  
來每名給銀三十兩聽其自行建坊猗歟孟氏母

子從此不朽今日傳記豈非異日史冊中千古哉  
獨是太母大節不與此典公論惜焉然有孫如是  
亦可無負初志矣故濡筆傳之以俟修史者之採  
擇云

重修儒學闢聚星門記

知縣葉日升

鎮邑叠經變亂學宮頽圯官斯土者土瘠民貧諸  
艱蝟集万焦勞吏治民生之不暇而何以黌宮爲  
余以政事之暇閱邑志儒學舊在城西北隅明萬

歷間環山梁君必先以科名寥落用彤家言遷令  
地謀定於廟前通雲路開小南門東南建文昌閣  
次第舉行適以艱去嗣有北平張君爾庚踵梁志  
建閣翼方而雲路小南門等仍缺焉余承乏茲土  
詣廟行釋奠禮徘徊周覽則棟撓瓦落池湮垣傾  
惻然久之又遲之一年用是懼然曰是余之責也  
夫是余之責也夫雖然興作重事竭民膏血而爲  
之則病民必鎔銖而問之攻鉛槧者又病士若是

者其不葺非也葺之亦非也余不憚捐已橐焉爲  
多士倡其願勦茲舉者悉以聽計所用木石瓦甃  
竹葦灰鐵丹漆之類及僱募匠作人夫等費千金  
有奇纖毫不擾於民間負擔不呼之力役於是庀  
材鳩工閱二月禮殿成又閱月戟門成又三月兩  
廡成舊制左右止十八楹今增廣三十楹自殿角  
直達戟門俾從祀外諸生可肄業焉又三月泮池

成泮池舊在櫺星門外茲移諸門內植磚灰砌

不堅固次櫺星門成移於泮池原址又五月小南門成顏曰聚星經始於康熙二十二年之夏落成於二十三年之冬若啟聖宮明倫堂兩祠兩齋及庠庫庖湏各次第整飭以仰慰前二令有志未逮之心且勸進鎮士以爲士貴勵志耳自今多士各革其佻達之習培其作聖之基將見士氣振拔絃誦彬彬家炳青藜人標赤幟而人文蒸蒸輩出席聚星藉是不朽余其拭目俟之哉董斯役者教諭

崔臯宣賜告訓導姜姬英諸生許宏綸等暨尉朱國瑞協力經營而勲事焉例得並書而登之石

趙孝子碑記

鳳陽蒙城縣訓導

周汝霖 邑人

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出於順而易者尙難况出於逆而難者而能若是乎孝子姓趙諱秦號東溪家甚貧事母至孝竭力養志內而與妻共奉甘旨母卒於嘉靖四十三年夏孝子扶柩葬畢築土結草爲廬於墓側身無餘服食無餘味



自負纍裡以成高塚孝子號泣昊天曰罔極之恩  
不能報於萬一余廬墓於此地狹隘義友三泉知  
其志遂出金買地以廣濶之可以植松楸也趙子  
艱苦萬狀不求人知三泉見其飭粥之食哀泣成  
血每以粟周之遂白於縣侯程公上其事府守蘇  
公檄命侯詣廬致奠樹孝行匾於門嗚呼孝爲百  
行之原誠爲所難况廬墓三載者乎孝子形惟骨  
立始終無間鄉人皆曰春木秋草郊野荒涼三載

猶一日也可謂難人所難矣及服闋親戚勸歸孝

子愈加哀痛強而不從若將終身焉胡忍遽舍廬

墓服雖有盡而心則無窮嗚呼若孝子者動天地

格鬼神孚草木而祥瑞應之觀其植柏數十株冬

日枯死孝子號泣晝夜蒼然復活生意回春嘉靖

丙寅歲三泉以石刻孝子行實以表其孝求余言

以光於蒿里余曰惟母之賢可以知子之孝惟子

之孝可以彰母之賢今而廬有豐碑感化人心爲

傳記英他日史筆之著未有不白三身之

國朝

建清陽書院碑記

署鎮姚

暄

桐城人

書院之設由來尙矣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廢而不  
舉守土者之過也鎮邑舊有清陽書院肇自何年  
建於何處莫可稽攷縣志所載惟義學三座創於  
國初曰興賢曰毓材其在本城者曰儲俊迄今百  
餘年荒烟蔓草欲復其舊而遺址已無存焉矣乾

隆五十五年前邑宰王君邦俊置蔡橋三官廟地  
一頃五十五畝詳明各憲撥入書院爲膏火之需  
迨嘉慶十四年署令葉君菁以教課尙無其地與  
學博郭君彪商建書院適武生王應科有住宅一  
區武舉張學曾武生李培棠等倡義捐置具價四  
百五十千文而王生慨然允售且捐錢五十千文  
以爲修葺之資善哉斯舉也嗚呼始也有書院之  
名而無膏火之資繼也有書院之田而又無教課

之地今張君李生倡義公捐而王生又能減價捐  
資成斯美舉從此士子講習有地肄業有資將見  
德業日新人文蔚起不大有造於鎮邑也哉予因  
王生之請爲述其顛末而勒諸石以示久遠云

六年碑  
爲火焚

重修清陽書院碑記

按察使傅壽彤

貴州貴筑人  
癸丑翰林

昔予奉

命守宛時值淮寇西駛商雒間鎮平爲宛西要衝

不時提師止其地未暇與都人士講學論文爲振興作育計也而其事固未嘗一日去諸懷洎歲癸亥以逐寇至再守宛又卽營於所謂清陽書院中藩拔級吏未忍卒跡嗣又聞不戒於火並傾頽者亦蕩然無存予心惻焉以謂此事之廢固非偶然而其興也殆將有所待也故予於兵備此邦時卽得一賢有司起而任其事兼以償予數年未就之懷不謂閩中吳君卽於其時調權是邑也予竊

喜此邑之得人而此事之成亦固有日矣君異於  
履在後集邑之神與民而營室方中鳩江茂材焉  
閱二百有二旬有二日告竣自講堂以及學舍秩  
如也亦暈如也工既訖丐余爲文記其事余維書  
院之設所以輔學校之不及非僅以弋取科名也  
將使肄於其中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其於修己  
治人之學既無弗講明而切究而以愛其親以敬  
其長以善其鄉黨州閭更有其可風可法者俾吾

民朝漸夕摩觀感興起咸曉然於善之不可不爲而惡之斷不可爲如白黑方圓之迥異雖有桀鰲強狠之徒知無以容於其間亦將變易其所習而羣勉爲士君子之行然則書院之設旣以輔學校之不及其在今日當兵燹之餘際承平之始鎮平之民又值創鉅痛深之後意其間之賢者能者罔弗爭相濯磨矣旣休養之復匡直之其足以隱裨更治於無窮者爲何如凡我屬僚咸如吳君治有



不臻上理者乎且夫天下者州縣之所積也州縣  
治則天下治矣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不信然  
歟雖然吾竊有慮焉夫自蘇侯創建以來迄今四  
十年耳未災以前已多曠廢然則經始者矜心作  
意於先而繼之者因循苟且於後人則弁髦焉贅  
旒焉其不至廢壞者幾何歟自來良法美意不旋  
踵而卽爲具文者大率類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人所爲致慨也今吳君所立條約至爲詳備後

之人其果能遵守而無失乎都人士既其所由  
興又知其所由廢愈宜親師取友知類通達爲里  
鄰樹儀型爲

國家敦風俗庶不負吳君振興作育之意亦卽余  
所望於都人士者

重修清陽書院碑記

郡縣之有書院始於嵩陽睢陽嶽麓白鹿諸區其  
後懋代踵之誠以運會開自天發生本於地幹施

則在乎人也。卽我鎮背騎立面，湟流民篤農桑，士敦詩禮，山水雖未高深，應亦有鍾毓之時，何以

國朝百餘年間，科第寥寥，推原其故，皆由督課有人而膏火之資與肄業之地缺如。故士子莫知所習，文風因以不振也。乾隆五十五年，邑侯王公來宰，是土始於蔡橋置膏火地。嘉慶初，魯君思振文運，增高奎樓，未及謀書院而去。至十四年，署令葉與司鐸郭商建書院，置大龍廟劉姓地，其事與魯

公相後先而皆未克大舉道光八年長白蘇公知  
縣事以書院規模狹隘因卽察院廢址濶其根基  
爲養士之所數十年來山川猶是城郭依然經諸  
賢侯節次培植人材輩出駸駸乎復聲名文物之  
舊由今溯昔諸公造士之德不可沒而天人感召  
之響應不誣矣同治丙寅難民之僑居者兩次不  
戒於火延燒書院半成焦土越戊辰我吳侯以現  
任內黃事來攝邑篆下車之初厯闕宿弊威愛兼

施不數月間民安盜弭生靈蒙福目擊書院荒廢  
特召集邑人咨以方畧預立章程董率則專委紳  
耆出納則不經胥吏法良意美人聞風踴躍慷慨  
捐資不浹旬積錢四千餘貫用以鳩工庀材廢者  
舉之無者增之懼號板之速朽而易以石因租稼  
之無多而益以地講堂號舍煥然一新從此人文  
蔚起當更拜賜於神君焉抑運竊有感者我侯清  
操碩望憲宰邑篆仁風徧扇甘雨隨車行以卓異

鍾之鼎記 卷之六  
三  
超薦豈僅爲百里樹甘棠哉乃偶爾承乏不以權  
理無多時懈其爲民造福之志而我邑竟得私荷  
栽培沐教澤以成斯役謂非斯文之幸乎我邑人  
士果能爭自琢磨飭行勵學振翼仕塗以副我侯  
培養之意則又我邑人之大幸也是爲記

重建 武廟碑記

知縣 吳聯元

鎮邑 武廟在東門內同治甲戌余奉

命宰鎮逢祀典入廟告虔晁神像露處不林爲之

林然詢其故乃同治四年不戒於火屋宇灰燼今  
滿地荒蕪片瓦無存竊念 帝之威靈海內蒙福  
鎮邑祠宇如是若不修葺咎在有司客秋小稔乃  
進邑紳喬君玉庭王君元亮輩商重建焉衆皆欣  
然從事爰諏八月之吉鳩工庀材重建大殿三楹  
拜殿三楹三代殿三楹山門五楹兩廂各六間殿  
中設栗主與 文廟體制同用昭恭敬余捐廉三  
百緡以爲倡都人士共捐一千七百緡司事十餘

人清廉自矢無纖毫浮用胥吏亦不假手閱半載  
工竣溯曩時咸豐辛酉同治壬戌丙寅皖捻逼城  
下者四賊夜間見城上火光燭天因皆遠遁其實  
無燈也後獲賊問之始知其故非神威垂佑能如  
是歟喬君殿魁聞君勝皆於廟中習武事先後成  
進士捷鄉闈武科之盛人念以爲神貺茲於閏五  
月朔日落成是日也絳雲在霄休氣東至邑人舉  
手加額稱慶焉時諸紳以碑記屬余因叙其營建



顯末警於歷姓之石

重修城隍廟碑記

知縣

張

薇

廣東人

幼讀史見項籍之破彭越也滎陽被圍甚危將軍紀公慷慨獻謀自乘王車誑楚至以身殉千載而下其精忠義烈之有以焉庚午秋予奉

命案鎮下車後聞父老人謂漢紀將軍以功封本邑城隍已數百年夫以將軍之佐漢高征伐其功可謂太矣滎陽危而以身殉主其忠可謂至矣

衡以有功德於民之義俎豆千秋理所應爾余自  
涖茲土凡三禱雨一祈晴所以爲民請命者無不  
相應如響每逢神誕遠方之人來者絡繹於道是  
神之佑民者深故民之奉神益虔也其貌壯觀  
瞻乃可以邀神貺可聽其風雨摧殘乎修之葺之  
有司之職也爰於壬申二月上旬興工越五甲子  
而成凡木石丹雘之費皆官紳士庶所集貲茲於  
其成也諸紳以碑記屬予因紀其始末如此

讀金史文藝傳書後

南陽府教授

宋繼郊

祥符舉人

元遺山蔚爲金源一代正宗史詳其爲內鄉令爲南陽令初不載其爲鎮平令也銀錫齡作遺山小傳亦但言登興定中進士第正大中爲南陽令而於鎮平缺如惟郝文忠公遺山先生墓銘云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潁間數年而大放厥辭巍然坡谷復出也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內鄉正大中辟申州南陽令陵川遠事遺山言必不

誣今攷遺山集律詩中鎮平縣齋感懷絕句中從  
鄧州相公覓酒寄姪孫筆鎮平書事暫往秋林皆  
在鎮平時作是遺山之官鎮平罷鎮平本集中歷  
歷可攷也又攷元史地理志南陽府金爲申州有  
南陽鎮平二縣而未詳升州年月及讀遺山夾谷  
碑云正大三年初置申州知申州之置在正大三  
年鎮平之設卽在正大三年而遺山之筮仕鎮平  
亦在正大三年也按遺山年譜正大三年丙戌年

三十七歲有出山詩除夜詩亦云折腰真有陶潛  
興又與初筮仕語相脗合是遺山於正大初爲鎮  
平令無疑矣謹書於此以補金史文藝傳之缺云

進士李德生傳

先生諱德生字仲惠號培階天姿豁達生有至性  
爲文初宗隆萬後出入於

國初名家尤王間歲癸酉天門蔣修撰主河南試  
先生得領鄉薦己卯成進士出候官林文忠公門

下歸班需銓復設帳授徒經義外立詩字課獎督  
綦嚴及門之小楷韻語蒸蒸日上道光戊子主南  
陽講席口授指畫循循善誘不輟寒暑布衣素食  
出則乘薄笨車遇故人卽班荆於道道旁觀者不  
知爲薦紳先生也癸巳部銓雲南定遠縣定爲古  
鬻州去京師萬里雖久入版圖而漢夷雜處號爲  
難治先生蒞任後因俗協情四境悅服先生因額  
其堂曰與民相見且山夷裸焚率多疲頑每歲開

徵完納寥寥雖桁楊相望積負猶多先生廉待其  
情不忍橫施捶楚乃以所領銅本先解完款次年  
定民感化先期踴躍清完大府聞而嘉之建平成  
開以興水利捐增文龍書院膏火於會基關連山  
坡及要隘處添卡置哨裁減章試卷價邑人鑄石  
龕置堂壁念祀軍口糧無煩設法捐積倡同邑紳  
闥揚百三十有四人之節孝重修百三十年之舊  
志其餘善政次第舉行蓋然稱備定署故有蓮花

池康熙三十九年張公彥紳池斯土連起重臺署  
中立有雙瑞碑釐昔餘年未會再見斯時連復舊  
重臺且開雙臺定人喜瑞應之相符賦詩記事  
實心爲政後先同德化被事未非偶然也戊戌由  
定建調易門初抵任時頗繁雜先生有卽事詩云  
宦迹堪乘兩運池飯糶笠守備善學爲廉吏談  
何易博得循聲稱亦難才短愧無新雨露事忙  
換舊衣冠何時閒散懶歸志平予臺前把釣竿桂



相國良爲雲貴總制以才具敏練任事實心薦陞  
鎮雄州刺史又以在易加辦銅筋功奏署東川知  
府修整書院延名師教授士子暇則身至講堂閱  
諸生課藝鉛黃甲乙慇懃如授徒時一時人文蔚  
起比於文翁之化東川設有寶東錢局又轄銅銀  
廠八處內有湯丹廠回漢並居以小嫌起宿怨漢  
民聚至數千回民被殺甚衆先生聞信從一老奴  
單騎走山徑中越兩晝夜達難所亂民見先生至

羣相驚駭以爲自天而降先生涕泣安慰置首禍  
漢人於法於被難回民逐口給糧安定還集而於  
無賴回民仍嚴械以歸一時帖然事聞大府深加  
獎勵卓異列上考戊申林文忠公總制黔滇以永  
昌軍需保奏知府咸豐二年九月以疾終於東川  
官邸東人輟歌罷市有告者曰予有吉地可安窀  
穸效唐望江令麴信陵故事歲時伏臘我東人得  
世祀之事不果行先生子四長旭庠生候銓訓導

次暉增生三賜提舉候補四晉同知服官貴州

重修侯莊寺碑記

任騰蛟

邑舉人

修祠寺善事也然爲善則可炫善則不可已有善而隱之則可人有善而沒之則不可王君良棟嗜善者也以醫起家家既裕遂絕不受酬宛商王太順者爲善尤勇德君之療已痼疾也厚酬之不受益重其人遂與訂莫逆交里有侯莊寺古刹也不知創始何時碣誌爲萬厯間秦貴重修今二百餘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不恤而何有於祠寺又何有於滅度後千百年之祠寺然祇園布金當時以爲功德釋氏所爲功德卽吾儒之所謂善也以余所聞捍災救患賑窮恤困以及儲倉建塾育嬰掩骼諸事固皆善之尤善者獨惜兩人能善釋氏之善而無以吾儒之所謂善者進之也抑余又聞寺工之竣兩人欲並置良田設義塾以阻於勢不果然則吾所謂善兩人蓋已見及之而特未能竟行其志也然其爲善讓善

而不炫其善亦良足多矣夫不炫已善善也不沒  
人善亦善也然則兩人之善與勒石諸君之善固  
均可誌矣吾尤望嗜善者而勇於爲善者能善釋  
氏之善更孳孳而善吾儒之善也於是乎記

過杏花山菩提寺記

知縣 吳聯元

豫疆多名山最高峻者若嵩少若王屋人知之矣  
余嘗因公過輝登蘇門過濬登大伾過洛登香山  
過毓登羊角山此數山不以高勝而以景勝每造

其巔振衣一覽萬象在旁故文人學士之遊豫者  
多欲着阮孚之屐肖謝永嘉搜山其欣慕每如此  
曩歲余客宛卽聞鎮邑杏花山有菩提寺石秀而  
剝亦古心焉向往未獲一至甲戌秋來視鎮篆乙  
亥仲春因事道出山麓見山石犖确皆奇異其玲  
瓏者如吳中笠澤石狀岡巒四圍寺在其下離寺  
數十武初不見寺陟層巔寺乃出焉升其堂濤聲  
盈耳徐辨之乃松風謾謾也階前有玉蘭一本高

出寺外方春花時望之如雪乃百餘年物二月間  
羣岡羅列杏花爛漫遠近十餘里紅綉一片遊人  
以爲一大觀詢寺僧寺創何代或對曰唐時然無  
可攷唯明時碑碣尙在耳寺外石中嵌菩提象或  
云此菩提證道處是說也余未信之

張孝子紀畧

知縣 吳聯元

天地間最重者莫如孝孝也者百行之原人道之  
大端也故富貴而孝易貧賤而孝難以至貧且卑



者其孝尤難鎮邑東北大湖村有張孝子名法者  
赤貧無立錫地爲人作傭牧母病癱父憎之爲其  
不得出而謀食也一日以絮塞其口將~~食~~矣孝子  
適至急救之長跼涕泣而請於父曰自今以往兒  
願以身任養母事無重遺父憂父歎息而出竟不  
反孝子自此奉母未嘗須臾離左右以缺養故覓  
食得餽粥盡以供母每食必問母飽否而後自食  
歷數年如一日而又痛念其父之不歸也遂負母

以尋父且語人曰不見父誓不還也所至之處人多憐而與之食或斥之曰以爾之壯而不能以力養第區區以嗟來者爲養母乃大不自振乎法聞之泣然流涕曰諸君子以義責我也我豈不能力食者而甘於丐乎奈吾母飲食起坐動輒需人非是則無以奉吾母且無以尋吾父矣都人士聞而異之無遠邇咸嘖嘖焉嗟乎求孝子於今日亦云難矣張氏之子以丐而養其身雖貧困之身其心

實純孝之心也一鄉有是人詎不足以轉移風俗哉彼讀聖賢書廁身名教者當更何如耶邑人任象山孝廉諸紳等臚其事以牘報余故畧述之以爲爲人子者告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流減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平寄姪孫伯安筆

元好問

隆顛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郎  
管筆試教學寫問安書

鎮平書事

元好問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卻連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  
老子半窗紅日擁黃紬

自鎮平嘗往秋林道中寄家  
元好問

風雨塵埃了半生  
西山歸去眼增明  
浮雲夫婿合如此  
莫遣迎門有歎聲

明

祝尚義

嘉靖癸亥初夏讌集倡和

節推祝尚義

淮郡人

馴雉覘風化啼鶯接羽儀  
對君揮玉麈邀我醉瓊巖  
卮水曲清波轉林空澍雨滋  
明朝又分袂兩地有遐思

知縣

栗應宏

土黨人

行行策驄馬行行見鴻儀覽勝峯千笏臨歧酒一  
卮嘉辰愜清讌康歲遍芳滋杖杜覘周道悠悠繫  
我思

國朝

遊杏花山卽入菩提寺

趙一德

杖策尋幽勝崎嶇路百盤亂峯雲氣合古澗水聲  
寒竹暗迷苔磴松深冷翠巒野禽嘯不斷坐聽夕

陽殘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安國何年寺鐘聲送好風幾回清夜響一洗萬緣空

庚午五月禱雨

張琮

五峯幽處隱寒泉何幸潺湲瀉百川日映曉嵐殊  
有色光含夜月愈增妍淡烟深鎖空中翠薄霧虛  
籠鏡裏天惟願甘霖均萬井何妨徒步陟危巔

游紅花峪

崔臯宣

嚴陵西畔野人家帶水環山雲半遮地失瘡痍安

井里人從阡陌話桑麻  
崖桃冉冉橫樵徑  
岸柳依依送客車  
欲覓富春垂釣蹟  
青苔白石隱平沙

柳泉遇雨

李文學

柳泉翠靄接峯西  
雲起峯頭天欲低  
枝嫩臨風牽繡帶  
葉新和露染宮緜  
溪魚乘霧潛還躍  
林鳥歸巢宿復啼  
過客停驂向東望  
六橋春色認蘇隄

安國弔古

常可權

當年漢祚已移新  
安衆能將大義伸  
三尺恨遲誅

僭竊寸心惟許報君親中興帝胄支全局成敗英雄任後人壯志應居文叔右雲臺特步後來塵

鎮平道中

朱璘

輿馬馳驅何汲汲爲當西運經屬邑一鞭纔指安  
衆城五朵雲峯如拱揖杏花林麓圖畫間山外看  
山名騎立黃沙淺水古洮河荒烟細路空村集貧  
家所需在升斗關中久旱無顆粒日不再食則苦  
饑老幼提攜相掩泣豫人豈憚飛輓勞秦民正望

天庾急惟願同登大有年嘉禾瑞麥盈原隰

行次鎮平借吳子延大令汪孟平參軍遊菩

### 提寺

按察使傅壽彤

見說菩提寺峯多不易尋其間饒水石我輩好登臨  
繞樹綠雲滿到門黃葉深  
裊裊不忍去空翠落庭陰

### 遊杏花山東宛中諸君二首

白水已今日青山幾故知與君同眺處是我再來

時郡郭無殘壘，旗亭有舊詩。  
莫嫌風笛遠，吹上鬢邊絲。

同輩二三子，相思千萬重。  
深情清江水，詩夢杏花  
峯。雲出巖泉月，秋沈野寺鐘。  
何時還按部，携手拜  
山容。

奉和傅青餘廉訪按部鎮平二首

宋繼郊

祥符舉人

歲月逢新序，風塵重故知。  
卽今楊柳岸，又到杏花

騎行直都城畫離懷半人詩驂駢憑仰望轅外雨  
絲絲

別來纔幾日雲樹隔重重離緒一江水詩情五朵  
暮濃花經野館殘葉憶霜鐘自顧多塵俗祇慙那  
曼客

次韻和青餘廉訪游菩提寺

黃

璟

廣東人

相約二三子游踪一再尋林泉清福在冠蓋使君  
歸謝老僧同瘦雲多山更深吟梅寒欲雪天氣晚

來陰

杏山鋪錦

宋繼郊

柳絮西去朵山東  
絳萼丹跗出化工  
夕照晴烘鴉  
有紫春風香趁馬  
蹄紅琳宮隱約藏  
名利繡谷參  
差出半空識得倚  
雲天路近午橋莫  
漫羨裴公

嚴陵春漲

宋繼郊

畫簾桃花膩似油  
烟波浩渺渡西頭  
千秋隱跡留  
三月春光入釣舟  
過雨沿灘浮鴨漲  
臨流何



處覓羊裘，湟河不是嚴。江瀨弔古，何從問白鷗。

癸亥冬日，皖掄據邑西板橋五十日，見梅有

感

生員 王雲龍 邑人

征東將士未還家，冠聚西山兩月賒。老樹不知烽燹事，衝寒猶放舊時花。

五朵曉烟

吳聯璐 廣陵增生

一樣匡廬蠹，五峯長空天。插碧芙蓉連雲嵐，氣分仍合曳壑烟。痕淡復濃，秋色蕭蕭紅樹，匝晨光隱。

金五集卷之六  
吳  
隱白雲封渾疑韋陟書雲勢疊嶂層巒認幾重

三潭夜月

空潭百尺朵山前迤邐高低漾碧漣雲靜天開三  
鏡朗波平月隱一珠圓魚龍聽法撞鐘響鳥鵲驚  
風繞樹旋此地靈湫能禱雨不教旱魃續詩篇

玉崖滴翠

無數峯巒玉琢成時聞洞乳滴聲聲石頭路滑寒  
雲濕澗底泉流宿雨晴繞谷蒼苔晨氣潤拂崖疎

篠夕陰清有時飛瀑空中瀉騎立山前匹練橫

杏山鋪錦

萬山深處見紅酣二月風光宿雨含何止繁英連  
十里卻分豔影到三潭巖巔霧鎖驅耕犢陌上風  
和引客驂活色生香春已半樓臺烟雨認江南

花峪覆雲

五峯遙望若蒸霞烟火迷離夕照斜十里風光連  
翠靄一春消息在紅花南通白水烟波活西接丹

江道路賒莫說斯鄉多苦窳鱗腥處處長桑麻

柳泉帶雨

烟波浩淼潦河西人訝杭州白傅隄古道春風堪  
馬繫長條細雨任鶯囀杏山春煖千章接花峪雲  
連一剪齊何事年年長送別漫天飛絮撲前溪

嚴陵春漲

浩淼嚴陵鏡影磨甕山隔岸擁嵯峨游鱗躍處蒼  
烟冒乳燕來時碧漲多帶雨平流歸湟水挾沙直

瀉入湍河富春遺蹟傳訛久高隱何從覓釣簑

### 安國疎鐘

迷離指點碧雲中隱隱鐘聲出梵宮幾度鏗鏘秋  
月白半空搖曳夕陽紅人從騎立崖前聽景與寒  
山寺外同最是霜晨清夢覺蒲牢一杵隔溪東

### 清陽書院課士即事

知縣吳聯元

身冗苦日短坐靜知晝長我於屬試時退公憩虛  
室暫疎案牘瘁如作繁阿藏拂鑪香篆裊浮鼎茶

烟颺松風吹戶牖初夏生微涼一日當兩日遲遲  
磚影量庭柯鳥喧息矜躁都淡忘難得風塵人得  
此清味嘗此時就試者筆硯羅兩廊草草事急就  
食葉蠶聲忙披卷得一覽結習惟文章如入五都  
市真廣陳當塲獨笑老眼花未能辨微茫

事

國朝雍正初元 布詔郡邑減立農官以勸稼穡  
訪古田峻之遺意鎮邑侯家集北有農官唐賜福  
墓表乾隆十九年邑歲貢陳留縣訓導侯文輝撰  
文庶人在官似無足志惟

國初以勸農爲急務今雖無其職然亦可爲百年

沿革之證

邑明經王湖  
運記其事

縣署左偏舊有塘道光二十六年歲大旱知縣張

金五...  
卷之六  
五  
維鑒齋戒禱雨於其中甘露大沛乃建龍神祠以  
祀羣龍並池邊植楊柳中修一堤通人往來立碑  
題曰豐樂潭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天氣清麗見郊原有  
孩童爭言拾饅詢之從栢樹下得遂尋之見石上  
有黑團大如錢小如珠手試之黏麩之有饅味以  
枯枝挑之黏枝上後知遠近數十里皆有之考庚

子山馮射賦竹葦甘露註釋云晉甲與書甘露降



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乃  
知此栢膠卽甘露也六年二月十二日四月十五  
日見栢樹下又有黑團其黏其甘亦如前殆甘露  
又降也考甘露爲祥瑞本年賊滋擾皆免蹂躪焚  
裹之苦民生倖獲無恙所謂瑞應或在斯乎

邑明  
經王

朔運記  
其事

鎮平縣署有白鳳塚凡官到任祭則安然獨汪小  
孟太守不信由是火患叠見燬物不少有時將瓊

襄物件投置厠中然祇在內室攪擾若辦公處則不敢動小孟太守後復悔焉

冀淦耕  
餘瑣聞

鎮邑南鄉姜氏屢世愛菊家有菊圃姜坤吉暨子迎祥孫九純九禮均有菊癖秋間花放羣芳譜所載花名姜氏之圃幾備焉九純尤好賓客無遠近游客過者皆留飲玩賞有孔北海之風名流題詠藤笈盈於四壁間醉菊翁之名宛南皆知之

五朵山有神碑碑上有金字燦爛照耀巖岫然變

化無常或見其上截或見其下截不能全見入山者或無意見之有意求之則不可得

邑舉人張作謀記其事

縣北六十里高峯名白草柴峯巔一石長丈餘圍徑數尺橫於石上正指南北以手按之則動若使東西向則仍搖向南北而後止俗呼指南石此亦

見山脈靈氣所鍾

交生糞火森記其事

縣志

卷之八

七